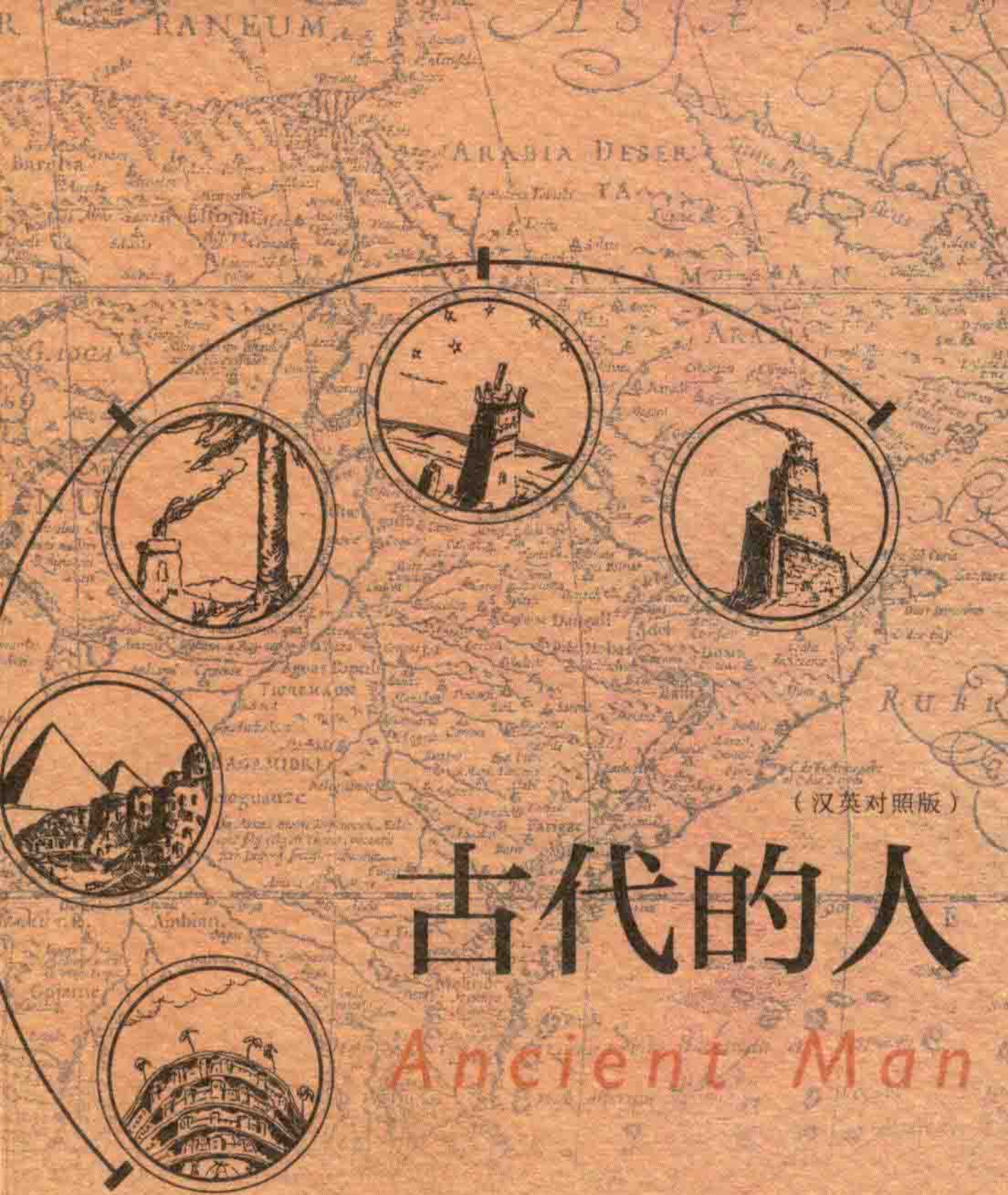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(汉英对照版)

古代的人

Ancient Man

[美] 房龙 著
林徽因 译

小经典译丛·民国名家名译

(汉英对照版)

古代的人



[美] 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 著 林徽因 译

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代的人 / (美) 房龙著; 林徽因译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6.8

(小经典译丛)

ISBN 978-7-205-08645-9

I. ①古… II. ①房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6501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10mm × 180mm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14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阳春

执行编辑: 刘国阳

封面设计: 展 志

版式设计: 姿 兰

责任校对: 耿 珺等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645-9

定 价: 29.00元

ANCIENT MAN

by Hendrik Willem Van Loon

Translated by Lin Huiyin

出版说明

纵观中外翻译史，翻译活动与语言的发展密不可分。英语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，翻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不仅丰富了英语的词汇，又极大地增强了英语的表现力。反观我国，古代的佛经翻译对汉语的用词、句法等均产生了影响。胡适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中讲到，“维祇难，竺法护，鸠摩罗什诸位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，但求易晓，不加藻饰，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”。我国 19 世纪中叶起有意识地译介西方的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法律、教育的书籍，这些翻译活动大大丰富了汉语中的词汇，很多词汇已经融入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，如“文学”“法律”“政治”“铁路”“贸易”等。到了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，梁启超所倡导的“新文体”对当时的

读书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，而所谓“新文体”即是融合了浅近文言、翻译输入新名词、叙述自由、不合“古文义法”的文体。“小经典译丛·民国名家名译”所精选的翻译作品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郁达夫，均是从小耳濡目染着“新文体”同时又接受了良好的文言和外文的教育。因而，他们的译文既融合了本人母语写作的诗化、含蓄、连绵的特点，也将欧化的语言带入译文。从他们的译文中足以管窥汉语白话文推演之一斑。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钱玄同谈及汉语过渡时期，曾说应“用某一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”；论及所选语种，则谈“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，似乎英文已成习惯，则用英文可也”。故而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译介域外文学时自觉地通过翻译来“改造”语言，例如周作人所倡导的“直译”等。无论是顺应西文词序不自觉地翻译，还是对汉语白话有意识地“改造”，使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彰显了独特的语言气质——自由、含蓄、唯美、诗意，虽然

不能妄言达到“信、达、雅”之境，却也力求用最精到的用词和与原文灵魂契合的句式，用独具风韵的白话进行表达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些名家的母语创作提供了借鉴。从徐志摩和郁达夫等人的现代诗和散文作品中，也能见到这种语言“改造”的影子。

尽管在习惯了现代汉语行文的读者看来，这些名家的译文多有机巧、不够平易，甚至有些不通，但如果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，就可以客观评价和欣赏这种文风的妙处。另外，民国初期很多地名、人名等尚没有严格的规范译名，尤其在文学翻译里，常见到译者的别具匠心的音译或直译，虽缺少了规范，略有理解障碍，但这种自由也促成了一些精妙的译名诞生，如“翡冷翠”（佛罗伦萨）、“沁芳”（交响乐）这样的灵动传神，恐在今天一定是不合规矩、不合时宜的了。

丛书甄选这一时期名家的译介作品，编排名篇的中英文对照，旨在为喜爱欣赏文学和英文的读者提供中英文对照的素材，从比照原文和译文

了解名家甄选原文、推敲译文的良苦用心，近距离感受他们的文化底蕴，并从中体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新旧交替、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，中国文人的趣味和心境。阅读这套丛书，不仅可以品读双语文学经典，还可借此回溯语言文化一路发展的长河，于浪涛中取这一杯啜饮。

丛书编辑过程中，尽量保留了译著的原状，借此为读者呈现民国初期珍贵的语言面貌。编辑过程中仅对个别生僻词句加注说明，并对译文的形式略有改动，如删去了《古代的人》原译中的部分英文括注，以避免与原文对照功能重复。由于编选时间仓促、水平有限，一定有很多不足与疏漏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代 序

几个月前，受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邀约，为他们精编的一套民国名家经典译丛作序，并收到电子初稿小样。虽执教英文近30年，翻译专业书籍、英美小说、杂文等文字量近200万字，但为学贯中西的大文学家、民国时期精英才俊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林徽因等人的译作写序，岂敢？故几番推辞，不敢承约。但手中拥有了这份来自故乡的电子书小样，我如获至宝。在北欧夏日极昼极长的日光里，工作之余，悠闲地坐在斑斓树荫下、湖边草坪上或街边咖啡座里，我先睹为快。捧书细读，重温英汉对译的妙与美，我似乎穿越到了上个世纪二十、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，与我少年时起就崇拜的冷峻的郁达夫、才情的徐志摩和美丽的林徽因在方方正正的中文里相遇啦！我在字里行间感受民国时期那股清新的译风，在诗化的素美语言中玩味彼时翻译的乐趣，徜徉在看似信手拈来却也处处机巧的篇章中，时间空间仿

佛凝滞在那精读时刻。

年少时，也曾读过英文原著小章节。一路走来，人生中年，在英语语境中深入到久远的原著，伴着波罗的海边的余晖，我再一次理解郁达夫作品《沉沦》与他的译作《幸福的摆》的某种关联。主人公华伦徘徊在理性与感性之间，命运从悲喜转为平和，仿佛那身边大海，时而惊涛拍岸，汹涌澎湃，而后又归于平静安详，不仅抒发感叹：这就是人生啊！

某个晴朗的周末，我在湖边草坪席地而坐，像个12岁的小姑娘般充满好奇地读完了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撰写、林徽因译就的《古代的人》。房龙像个博学的圣诞老人，精巧细致地引领读者走入历史长河，贴切的行文勾画人类进步的面面观。而时年22岁的美丽才女林徽因用她缜密的逻辑，精致的文字，醇熟的译法再现出原著风格。读她的作品如同欣赏她设计的精美建筑，那样灵动，那样飘逸。

徐志摩的诗才人尽皆知，他的字句清新、意境优美和神思飘逸是历来文青们效仿的典范。美慧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人格的精华给了诗人灵澈，他们惺惺相惜。最适合在一个绵绵细雨的日

子，捧一杯咖啡或清茶，读《园会》，品《一杯茶》，看《理想的家庭》之模样。诗人用他如诗般的音律，典雅的人名转译，神奇点睛之笔，重现多位栩栩如生的欧美人物形象，亲切而又陌生，仿佛老上海城隍庙游园会，走来一群曼妙的薔媚，谈着雨夜的翡冷翠……

快生活时代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思绪慢下来，品读经典，体会文字语言的译介之美。让这译介的“媒”引领我们走入东西方文化的“国际理解”之中吧！

张东辉

（英语教授、维尔纽斯大学

孔子学院中方院长）

于维尔纽斯

2016年7月

序 一

房龙的书，已经我们中国人翻译出来的，在我所晓得的范围以内，只有沈性仁女士译的《人类故事》。现在我的朋友林徽因译的《古代的人》，又在这里与中国的小朋友们见面了。

《人类故事》，我没有看过，可是这一本《古代的人》，因为徽因在翻译的当初，曾经和我商榷过几次，所以我的确是为他看过一遍的。

书的内容，和房龙的作书方法，在他的原序里，就可以看出来：

I am not going to present you with a text-book. Neither will it be a volume of pictures. It will not even be a regular history in the accepted sense of the word.

I shall just take both of you by the hand and

together we shall wander forth to explore the intricate wilderness of the bygone ages.

房龙的这一种方法，实在巧妙不过。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，经他那么的一写，无论大人小孩，读他的书的人，都觉得娓娓忘倦了。你一行一行地读下去，就仿佛是和一位白胡须的老头儿进了历史博物馆在游览。你看见一件奇怪的东西，他就告诉你一段故事。说的时候，有这老头儿的和颜笑貌，有这老头儿的咳嗽声音在内，你到了读完的时候，就觉得这老头儿不见了，但心里还想寻着他来，再要他讲些古代的话给你听听。

房龙的笔，有这一种魔力。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，这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，拿来用以讲述科学而已。

这一种方法，古时原是有的，但近来似乎格外的流行了。像诗人雪莱（Shelley）的传记，有人在用小说的体裁演写，Abelard 和 Heloise 的故事，有人在当作现实的事情描摩。可是将这一种

方法，应用到叙述科学上来，从前试过的人，也许有过，但是成功的，却只有房龙一个。

Tyn Dall 的讲结晶，Macaulay 的叙历史，都只不过是字面雄豪，文章美丽而已，从没有这样的安逸，这样的自在，这样的使你不费力而能得到正确的知识的。像这一种方法，我希望中国的科学家，也能常常应用，可使一般懒惰的中国知识阶级，也能于茶余饭后，得到一点科学常识，好打破他们的天圆地方，运命前定的观念。

最后，我还想说一说徽因的译这一本书的缘故。

去年她失了业，时常跑到我这里来。可怜我当时的状态，也和她一样，所以虽则心里很对她表同情，但事实上却一点儿也不能帮她的忙。有一天下雨的午后，她又来和我默默地对坐了半点钟。我因为没有什么话讲，所以就问她：“你近来做点什么事情？”她嗫嚅地说：“我想翻译一点书来卖钱。”我又问他：“你翻译的是什么书？”她回答说，就是这一本《古代的人》。当时我听

了很喜欢，因为她也能做一点可以完全自主，不去摇尾乞怜的事情了。但后来听她一说，“出版的地方还找不着！”我又有有点担起心事来了，所以就答应她说：“你译好了，我就可以为你出版。”后来经过了半年，她书已译好，但我为她出版的能力，却丧失掉了，所以末了只好为她去介绍给孙福熙。福熙现在又跑走了，她的那本《古代的人》，最后才落到了开明书店的手里。此刻听说书已排就，不日要付印了，我为补报她的屡次的失望起见，就为她做了这一篇序，虽然这序文是不足重轻的。

一九二七年，八月廿六，郁达夫于上海。

序 二

这已是去年夏天的事了：朋友仁松送了我几本《现代丛书》，其中的一本就是这房龙的《古代的人》。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，就打算把它译出；但是在已译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不知怎样终止了我的进行。

今年自我失业以后，很觉无聊，便时常去看看朋友们。一日在创造社，达夫问起我近来写了什么来没有。“什么都没有写，连已译了三分之一的《古代的人》也不高兴译下去。”他听了便鼓励我继续着译，并担任把它在创造社出版；我就费了一月的工夫，把它译完了。

不幸的人连译了的书也是不幸的，我刚把《古代的人》译毕，达夫正在那时离开了创造社；后经了再三的转折，才落到了锡琛先生的手里：

这可说是一件不幸之中的幸事。

在这书付排的时候，我正在杭州，因此，本书的设计，全劳了景深先生的驾，而且插图中的文字也全由他译出，我特在此提出我对于景深先生的谢意。

末了，我谢谢达夫的鼓励与序文。

徽因 一六，一二，三，上海。^①

① “一六”为民国十六年，即1927年。